

建康實錄卷第十

晉下

安皇帝

恭皇帝

安皇帝諱德宗

元十二年八月辛巳立為

皇太子二十一年秋九月庚申烈宗崩辛酉太子即

位癸亥以司徒會稽王道子為太傅攝政冬十月大

雪隆安元年春正月己亥朔帝加元服大赦改元增

文武位一等是月太傅歸政二月歲星熒惑皆入羽

林甲寅尊皇太后李氏為太皇太后追尊所生陳淑

媛為安德皇太后后諱歸女松滋尋陽人父廣平昌

太守后以美色入宮寵幸生帝及瑯琊王德文

太元十三年崩戊午立皇后王氏夏四月甲戌兗州刺史王恭

豫州刺史庾楷等舉兵以討尚書左僕射王國寶為

名國寶乃坦之中子少無七操不脩庶隅貪縱無足

妓妾珍玩充滿後堂其婦謝安女安當朝惡其傾側

每抑而不用國寶自以中興膏腴之族甚怨望從妹

既為會稽王道子妃由是與道子遊處而間毀安焉

及道子專朝累遷中書令遂持威權扇動內外及弟

忱卒乃表自迎母并忱喪詔許之而盤桓不進為御

史中丞褚粲所奏國寶懼罪衣女子衣託為王家婢

詣道子告其事道子為言於烈宗故得原國寶性既

驕蹇舉動不遵法度起齋侔清暑殿烈宗惡其僭侈

國寶懼復諂於烈宗及帝即位進從祖弟緒為瑯琊

復讎既破州郡衆數十萬至是討破之

案晉書孫恩傳泰始

術嘗就人借得割爪刀其王求之恭曰當即相還至嘉興有魚鱗入舟中因破魚得爪刀子其爲神効往往如此子恭死泰傳其術

泰始七月以

輔國司馬劉裕爲建威將軍癸丑大角星散搖五色是歲大飢禁酒

六年春正月庚午朔大赦改元元興元年荊州刺史桓玄舉兵反於江陵因孫恩亂託爲勳王移檄京師罪狀司馬元顯案會稽帝紀朝廷初密令司馬元顯西討桓玄以劉牢之爲先鋒玄聞大懼謀保江陵長史卞軌之說於玄曰公振威名於天所司馬元顯口尚乳臭劉牢之又父夫人情若以兵臨土崩之勢可翹足待也玄信遂舉兵東下詔以後將軍元顯爲驃

騎大將軍征討大都督庾亮討桓玄丙子建牙于東

府持牙者良父乃正持黃鉞詣烏鵲門西以鎮北將

軍劉牢之爲前鋒屯于溧洲二月帝戎服餞元顯于

西池賦詩者九十八人丁巳詔兼侍中齊王柔之以

驕虞幡宣告荆江二州丁卯桓玄敗王師于姑孰齊

王柔之譙王尚之皆遇害三月劉牢之在溧洲與親

信密議曰桓玄少有雄名今仗全楚之衆懼不能前

又慮平玄後功蓋天下必不爲元顯所容且如何玄

知牢之疑阻遣何穆來說牢之牢之自謂握彊兵才

能策略足以經綸江表既見譙王等敗遂遣使與玄

交通外生何無忌與劉裕固諫不從己巳遣子劭宣

建康實錄

七

內史緒亦佞邪見道子皆惑之倚為心腹共參管朝政威振內外遷尚書左僕射加後將軍悉配東宮兵仗時人咸嫉之時王恭劾仲堪皆以才器各居名藩惡道子與國寶等亂政屢有憂國之言道子亦深忌憚之將謀去其兵未及行而恭檄至以討國寶等為名國寶惶遽不知所為緒說國寶令矯道子命召王珣車胤殺之以除群望因挾主相以討諸侯國寶許之珣胤既至而未敢害反問計於珣珣勸國寶放兵權以迎恭國寶信之又問於胤胤曰南北同舉而荆州未至若朝廷遣軍恭必城守昔栢溫圍壽陽滿時乃克若京城未拔而上流奄至君將何以待之國寶尤懼遂上疏解職詣闕待罪既而悔之詐稱詔復其本官欲收其兵拒諸侯之兵乃委罪於國寶甲申使譙王尚之收國寶付廷尉殺之并斬王緒以謝王恭恭悅乃罷兵戊子大赦天下

二年春三月龍舟二災秋七月兖州刺史王恭豫州刺史庾楷荊州刺史殷仲堪廣州刺史栢玄南蠻校尉楊詮期等復舉兵反八月丙戌慕容盛僭即皇帝位於黃龍九月使右將軍謝琰前將軍王珣南討己亥破庾楷于牛渚丙子會稽王道子屯于中堂會稽王世子元顯守石頭己酉召王珣入守北郊謝琰入備宣陽門王恭以司馬輔國將軍劉牢之為前鋒次

初元年是歲吳興長城夏架山石鼓自鳴聲如金鼓
古老去此石鼓鳴則三吳有兵明年孫恩作亂

石鼓長丈餘面徑三尺許其下盤盤石為之

案晉書夏架山

三年春二月建康太守段業自稱涼王號天璽元年

是月仇池公楊盛遣使稱藩獻方物夏六月戊子南

燕慕容德陷青州害龍驤將軍辟閭渾德遂僭即皇

帝位于廣固冬十月後秦姚興陷洛陽執河南太守

辛恭靜十一月甲寅妖賊孫恩自入上虞攻陷會稽

殺內史王凝之凝之妻羲之第三子攻章懸言家世事張

氏五斗米道凝之篤信焉孫恩之攻會稽僚佐請為之

備凝之不從方入靖室請禱出語諸將佐曰吾已請

大道許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而無備遂為恩所害

恩既自稱征東將軍據會稽號其黨為長生人分遣

寇吳興永嘉殺太守謝遠司馬逸等而吳國臨海義

興等官守皆遁走朝廷震懼內外戒嚴詔衛將軍謝

琰輔國將軍劉牢之東討 遠字茂度父鐵太傅安

之宗邈性剛鯁無所屈撓頗有理識累遷侍中烈宗

嘗謙樂之後賜侍日支詔辭義有所不雅者邈輒焚

毀之論者多之帝即位遷為吳興太守孫恩之亂東

破州郡執邈逼令北面邈厲聲曰我不得罪天子何

北面之有遂害之

案晉書初邈妻郝氏甚妬邈在吳先娶妾郝氏怨邈與邈書聲絕邈以其書非婦人作疑門下生仇

玄連為之遂斥逐玄連玄連怒投孫恩及此并害邈兄弟殆至滅門

甲戌謝琰劉牢之進至義興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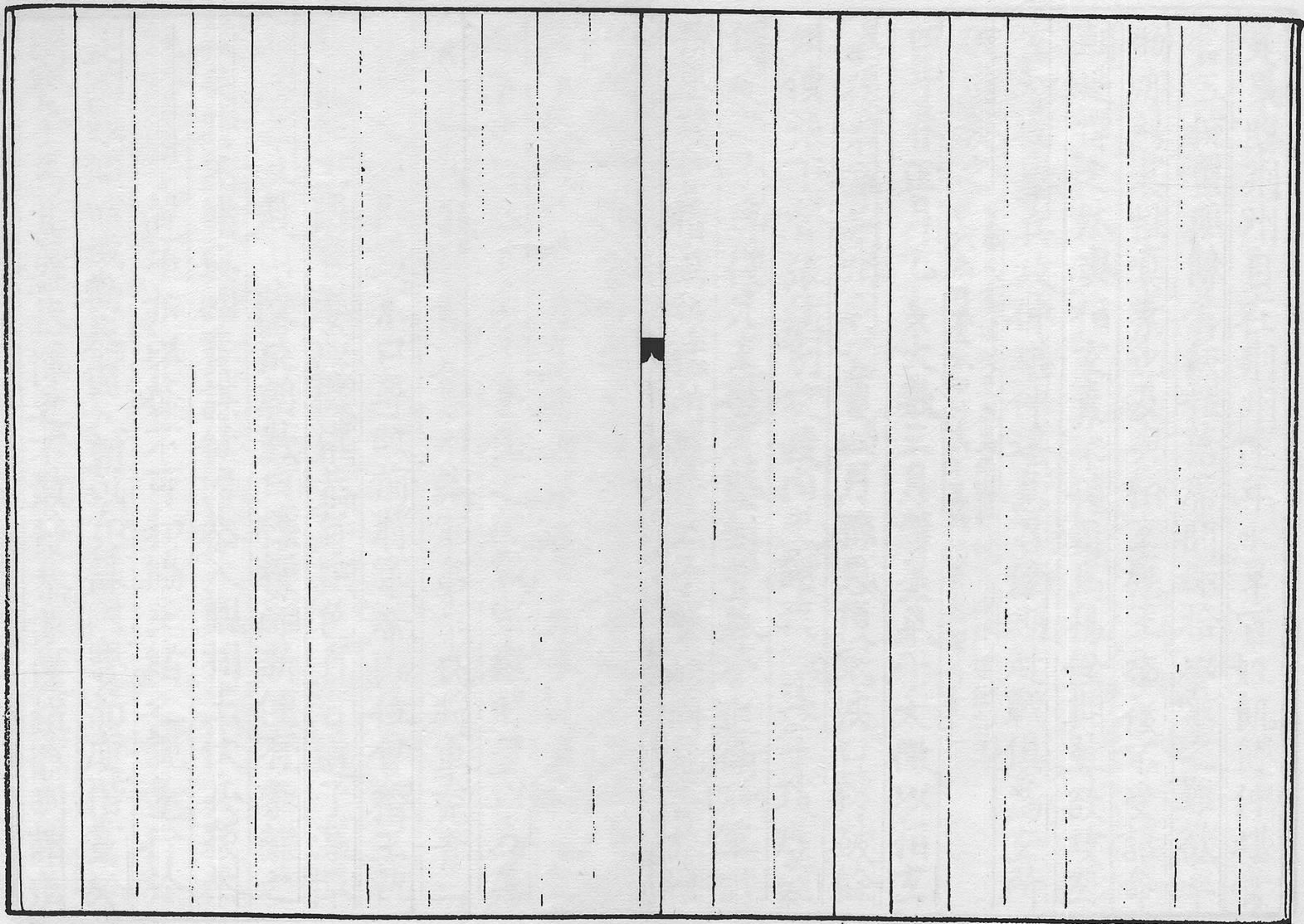
子曰主上諒闇冢宰之任伊周所難願大王親萬機
納直言遠鄭聲放佞人辭色甚厲至鎮遂遣使與鄒
仲堪相立相結謀誅國寶仲堪偽許之恭大喜乃抗
表京師論國寶與緒不忠之罪道子懼故收國寶及
緒誅之以謝恭初譙王尚之因說道子以宰相權弱
樹黨自衛以司馬王愉為江州刺史割庾楷豫州四
郡使愉督之由是楷怒遣子鴻說恭言尚之兄弟專
弄相權貶削方鎮宜早圖之恭以為然謀告鄒仲堪
相立等推恭為盟主剋期同赴京師而恭候先期舉
軍遂敗與弟履軍騎奔曲阿恭久不騎乘髀肥生瘡
曲阿人鄒確以私船載恭藏於葦席之下將奔相立
至長塘湖為商人錢彊告於長塘捕尉因擒恭送之
至倪塘而相立鄒仲堪已近朝廷聞立等逼懼其有
變就殺之恭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云濯濯如春
月柳嘗冬月披鶴氅裘涉雪而行立視見之歎曰此
真神仙中人也初見執屬一庶子於湖東令戴者言之
以託相立立養之

案晉書列傳王恭性雖抗直而闇於機會自矜貴
不閑用兵尤信佛道臨刑猶誦佛經自理諸遺神

無懼容謂監刑者曰我闇於信人所
以致此原其本心豈不忠於社稷耶庾申遣太常卿鄒茂以王恭

死喻鄒仲堪及相立立等走尋陽冬十月新野言驕
虞見壬午仲堪與相立等盟于尋陽推立為盟主十
二月己丑後魏托拔圭僭即皇帝位於平城號天興
元年己酉南涼禿髮烏孤自稱武威王於金城號太

竹里元顯密以重利啗牢之牢之歸降引軍屯新亭使子敬宣迎擊恭敗之 恭字孝伯光祿大夫蘊之子武定皇后兄少有美譽清操過人門地高華深以自負常有宰輔之望與王忱齊名謝安常曰王恭人地可以爲將來伯舅嘗從父自會稽至都王忱訪之見恭所坐六尺簟忱謂其有餘因求焉恭輟以送之遂坐薦上忱聞而大驚恭曰吾平生無長物起家佐著作郎歎曰仕官不爲宰相才志何足以聘因以疾辭太元中累遷丹陽尹中書令會稽王道子嘗集朝士置酒於東府尚書令謝不因醉爲委巷之歌恭正色曰居端右之重集藩王之第而肆淫聲欲令群下何所取則時淮陵內史虞珽子妻裴氏有服食之術道子悅之引與賓客談論恭抗言曰未聞宰相之坐而有失行婦人道子甚愧之後烈宗擢時望以爲藩屏以恭爲都督青兗等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兗青二州刺史假節鎮京口尋改前將軍帝即位會稽王執政寵任王國寶委以機權恭每正色直言道子深憚而忿之及赴山陵罷朝歎曰棖梗雖新便有黍離之歎矣時王緒與國寶謀欲因恭入覲相王伏兵殺恭說於道子道子亦以恭不可和協王緒之說遂行於是國難始結或勸恭因入朝以兵誅國寶而庾楷黨於國寶士馬甚盛恭憚之不敢發恭遂還鎮臨別謂道



是果臨荊州自在荊州連年水旱百姓飢饉仲堪常
食五椀盤無餘肴飯粒落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
物亦緣其性真素也及與相玄應王恭後不受詔命
朝廷憚之然與相玄素不穆司馬楊佺期屢欲攻玄
玄知遂舉兵攻仲堪仲堪急召佺期赴戰俱為玄所
破追殺之

案郭氏家傳從兄玄為兩廣校尉有疾仲堪往省焉
曰只病可憂也曰可病不至汝門弟病深可憂也

四年春正月乙亥大赦三月晉皇見于太微以相玄
為後將軍荊州刺史夏四月孫恩復寇浹口轉破餘
姚使帳下督張猛別攻殺內史謝琰 琰字緩度太
傅安之子與從兄玄破符堅封望蔡公進衛將軍討
孫恩鎮會稽為張猛所破并二子肇峻同見害於塘

路 案晉書後劉裕為恩生擒琰
猛送琰子琨琨到所上食之 六月庚辰朔日有蝕之秋七

月壬子皇太后李氏崩於含章殿八月壬寅葬簡文
太后于脩平陵 后諱陵容出自賤微始簡文為會
稽王時有三子及道生廢後獻王早世諸姬絕孕十
年無子乃令卜者扈謙筮之曰後房有一女當育二
貴男其一終盛晉室時徐貴人美寵帝異之久而無子

馮士許邁者朝臣時望多稱其得道帝從容問焉
邁曰臣好山水本無道術斯事豈所能判願陛下當
從扈謙之言以存廣接之道帝然之數年乃令善相
者遍召諸愛妾示之皆去非其人時后在織坊中形
長黑色宮人皆謂之崑崙既至相者驚曰此其人也

帝因召侍寢后嘗夢兩龍枕膝日月入懷意為吉祥
太宗聞之異焉遂幸生烈宗及會稽文孝王崩時年

五十

案后傳后少時善相者云然斃於唐及是見畫虎於屏風模之因有疾而終

冬十一月以司馬元

顯為後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揚豫徐兗青幽冀
并荆江司雍梁益交廣十六州諸軍事揚州刺史封
其子彥璋為東海王是月元顯逼吏部尚書車胤自
裁而使讓御史中丞江績為朋黨績憂卒 江績字
仲元陳留圉人護軍灌之子有志氣累遷南郡相時
荆州刺史殷仲堪舉兵應王恭以要績與殷凱同行
屢言績不從凱慮績及禍於仲堪坐中和解之績曰
大丈夫何至以死相脅江仲元行年六十但未知獲
死耳一坐皆懼仲堪憚其堅正以楊佺期代之朝廷
聞劾為御史中丞司馬元顯專政夜開六門績密啓
會稽王時車胤亦言元顯驕縱宜禁制之欲連表奏
道子未許元顯聞而謂衆曰江績車胤間我父子遂
令責績而害胤 胤字武子南平人父郁為郡主簿
太守王胡之見胤於童幼謂其父曰此兒當大興卿
門可使專學及父卒家貧勤學不倦乏油夏月則以
練囊盛螢火以照書冬月躬自燃薪葦及長風姿美
茂機悟敏速相温辟為從事累遷征西長史其時唯
吳隱之與胤以寒素博學知名顯於朝廷性多給善
於賞會每有盛坐車胤不在皆云無車公不樂謝安

遊集輒開筵待之拜中書侍郎領國子博士除護軍將軍時王國寶諂於會稽王道子諷尚書八座以道子爲丞相加殊禮胤不許曰此成王所以尊周公也今主上當陽非成王之地想王在位豈得爲周公道子乃稱疾不署其事及國寶等疏奏帝帝大怒而嘉胤公正遷吏部尚書及元顯擅權矜慢遂與江績密言於道子事泄遇害十二月段業燉煌太守李高背業自稱秦涼二州牧涼公號庚子元年

五年春三月衆星西流經牽牛歷太微紫微夏五月孫恩轉破以東諸郡吳國內史袁山松死之沮渠蒙遜殺段業自號大都督北涼州牧六月甲戌孫恩奄至丹徒遣軍襲破廣陵京師大震乙亥內外戒嚴百官入居于省詔冠軍將軍高素等守石頭游擊將軍毛邃屯白石輔國將軍劉襲柵斷淮口領軍將軍安國入次中堂皇御鎮北將軍劉牢之使冠軍將軍栢不才及劉裕擊孫恩裕等大破恩於蒜山恩退走劉牢之令子劭宣與劉裕并軍海道窮追再破恩於扈瀆恩遂迸入海 恩字靈秀瑯琊人世奉五斗米道叔父 秦字劭遠好術幻伎詐人多惑之太元末爲新安太守見天下兵起以爲晉祚將終乃扇動百姓會稽道子誅之而恩逃于海島衆聞秦死皆謂揮旄登山爭往海中資給恩恩因聚合亡命志欲爲公

人施湖池之禁秋七月朱齡石剋成都斬譙縱益州
平縱巴西南充人也少謹慎好學蜀人愛之起家累
遷平西府參軍毛璩為益州刺史縱與侯暉東伐時
延祖白帝暉等因梁州兵不樂東征遂與巴西陳昧
謀立縱為主迴兵圖璩破益州自號秦涼二州刺史
以義熙元年二月僭號蜀主於成都遣使稱藩於姚
興乞師以討劉裕是年裕定劉毅上至荊州使朱齡
石與寧朔將軍臧喜等率衆自江陵討縱日夜進軍
大破侯暉於平模縱聞暉敗走馬出奔投譙道福於
涪道福怒曰大丈夫居如此功業安可棄哉人誰不
死何懼之甚因以劔投之中其馬鞍縱去之乃自縊
其偽尚書令馬耽封倉庫府以待王師初縱之走也
先如其墓縱女年數歲謂縱曰走如不免死只取辱
耳一等死死於先人墓可也縱不從冬十月論平齊
及破盧循功封劉裕諸子皆為郡公餘各有差光祿
大夫吳隱之字處默濮陽鄆城人也魏侍中質六代
孫美姿容善談論弱冠而介立年十餘歲丁父母憂
號泣行人為之流涕每至臨時常有雙鶴叫及祥練
之夕復有群鴈集庭時人以為孝感所至嘗食鹹菹
以其味甘掇而棄之與太常韓康伯隣居伯母殷浩
姊賢明每聞隱之哭聲輟食投筋為之悲泣既而謂
康伯曰若居銓衡當舉如此輩人及康伯為吏部尚

降于玄玄大喜置酒出法書各畫共敬宣觀之玄佐
吏莫不相視笑於坐辛未劉牢之衆進破王師於新
亭大將軍元顯及世子彥璋冠軍將軍毛泰毛邃等並
遇害元顯字即君會稽王世子以父故年十六任侍
中累轉中書令時會稽王作相荒醉每為長夜飲不
悉朝政衆望去之元顯知謀奪其父權諷天子解道子
揚州司徒而道子不之覺元顯領揚州刺史以瑯琊三
德文領司徒既而道子酒解見幕下非揚州執吏之
知去職大怒而無如之何元顯性苛刻生殺自己及孫
恩作亂加錄尚書事政無大小一委之時謂道子為東
錄元顯為西錄西府車騎填湊東第門下可設雀羅
東第即今東府城也于時軍旅荐興國用虛竭而元
顯聚歛不已富過帝室然復無良師正言不聞諂譽
日至或以為一時英傑或謂風流名士由是自謂無敵
天下驕侈日增帝以其有翼亮功加都督十六州諸軍
事孫恩破後而相玄稱兵上流用司馬張法順計發
兵南討差池未進而相玄奄至新亭遂退次國學事
敗於宣陽門使人收之并其六子同斬於市時年二十

案晉書義熙中有稱元顯子秀熙避難蠻中而至者太妃請以為嗣劉裕
人意其詐而棄驗之果散騎郎滕羨奴芍藥也誅之太妃不悟哭之甚慟

申相玄頓新亭自稱侍中丞相錄尚書事假黃鉞羽
葆鼓吹遷會稽王道子為安城王遣之國以劉牢之
為會稽內史牢之字道敬彭城人楚元王交之

後曾祖義父建世有勇獲牢之面紫赤色鬚目驚人而沉毅多計畫謝立北鎮廣陵舉牢之為參軍時堅人寇立以牢之為前鋒百戰百勝號為北府兵敵人畏之累以功遷龍驤將軍進平河南城堡皆承風歸順尋為慕容容垂破於鄴東五橋津牢之窘急策馬跳五丈澗獲免轉為兗州刺史王恭府司馬及王恭舉兵向京師牢之背恭歸朝廷詔以牢之代恭都督兗青冀幽等軍事既而又背國依相立立得志用為會稽內史牢之怏怏不平欲自班瀆走據江北拒立詔議參軍劉龍衣進曰事不可者莫大於反而將軍往年反王兗州近日反司馬郎君今復欲反相公一人而

三反豈得立也逐趨而出佐吏多散走牢之乃自縊新州長子劭宣至不遑哭奔于高雅之俱投慕容超牢之喪歸至丹徒立令斲棺斬屍夏四月立矯詔大赦改元大亨元年度子出鎮姑孰諷朝廷以誅元顯功別封豫章郡公自稱太尉揚州牧惣百揆以從兄謙為尚書僕射朝事大政皆諮立而小事決於謙子弟皆封公又矯詔為栢温諱姓名同者並改之五月立欲簡汰沙門非明至理者悉罷之又議令沙門致敬王者庠山惠遠法師諫止之

案惠遠集隆安六年栢公遺書於惠遠言沙門令致敬王者惠

遠答書論不可致之意又言袈裟非朝會之服鉢盂非廊廟文器軍國沙門之像竊所未亡遂著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一論
順化四論體不無應五論形盡神不滅著是五
論以明出家之法不合同俗以致敬於王者
孫恩復寇臨海臨海

太守辛景破恩追斬萬計恩窮感足乃赴海自沉妖黨
及妓妾謂之水仙神水然死者百數徐道覆率餘衆
推恩妹夫盧循爲平十六日禿髮利鹿孤死弟保檀嗣
僞位秋八月庚子回書一舍災冬十月有客星色白
如粉絮在大微西至後月入太微十二月玄醜殺會
稽王司馬道子於安城烈宗即位改封會稽國建位
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時烈宗不親萬機與道子長
夜飲酣歌爲務好學浮圖法親暱僧尼並竊弄權所
親皆是小豎官以賄遷朝政謬亂左衛將軍王榮上
疏論得失四事諫之極陳禍福不從委任姦人王國
寶王緒等及王恭稱兵乃殺國寶等以悅于恭嬖人
趙牙始千秋皆請使進任之心腹牙爲道子開東第築
山穿池列樹竹木功用鉅萬又使官人爲酒肆沽賣
水側道子與親昵乘船就之飲宴爲笑樂烈宗嘗幸
其宅謂道子曰府內有山因游矚甚善也然修飾太
過非示天下以儉帝去道子謂牙曰上若知山是板
築爾必死矣牙曰公在牙何敢死道子旣恃寵乘酒
多失烈宗稍惡之更得傅平令聞人奏上疏言專恣
任用姦人益不平出王恭躬仲堪王珣等爲外任以
彊王室而階制道子道子又收心腹由是朋黨競扇
時尚書令陸納望官闕而歎曰好家居織兒欲壞之
及帝即位進太傅揚州牧子元顯爲侍中及元顯奪

權公卿皆去道子唯尚書口車胤往來問訊元顯聞之
使收胤道子入心口奴以斷我與士大夫語耶栢玄
既乘輿而別一之唯元顯亦潰奔入相府問計於道
子道子無佗言對泣之道子道子酣飲一孝當榮市
詔徙安城立使從史杜以奉醜殺之道子
坐道子張目謂人曰相溫我輩也作
王極答曰故宣武公
儂知因舉酒看玄別起也
玄益不自安切齒於道子也
無麥禾天下大飢

二年春二月乙卯栢玄錫錫備與物諷帝倚前殿策

巳朔日有鮭之六月加惠錫錫備與物諷帝倚前殿策

八月立又曰號相國加錫錫備與物諷帝倚前殿策

授之封南平王都等錫錫備與物諷帝倚前殿策

成篡奪事冬十一月錫錫備與物諷帝倚前殿策

無太保奉皇帝錫錫備與物諷帝倚前殿策

壬午遷帝于永安宮錫錫備與物諷帝倚前殿策

二月壬辰立篡即帝位於錫錫備與物諷帝倚前殿策

列妄稱萬歲又不易帝諱錫錫備與物諷帝倚前殿策

元自永始元年國號大楚始錫錫備與物諷帝倚前殿策

癸巳以南康平固縣奉帝為平固王遷居尋陽追尊

父溫為宣武皇帝廟稱太祖錫錫備與物諷帝倚前殿策

封功臣以王謚為武昌公錫錫備與物諷帝倚前殿策

為臨汝公戊戌入于建康宮錫錫備與物諷帝倚前殿策

外太極殿御牀忽陷群臣失色躬仲文進曰良由聖
德隆重厚地所不能載立大悅乙巳月奄軒轅第二星
辛亥帝蒙塵于尋陽是冬酷寒過甚以為朝政失在
舒緩而相立苛酷之應也

秦劉向云周襄無災歲
秦滅無燠年此之謂也

三年春正月之築別苑於冶城

治城本吳冶鑄之地因
名焉王導疾作因徙移治出石

頭城西以地為西園故晉書成帝幸司徒府遊觀西園即此園也太興初二王導
請郭文舉居之為築臺今見在城內近東北角大元十五年武帝為江陵沙門
法新於中寺以治城為名至是相立盡移僧出居太后寺以寺為
苑在今縣城西墻西廢城也廢起樓榭開複道延屬於官城也 戊戌榮

惑逆行犯太微西上相二月帝在尋陽庚寅夜濤入

石頭漂毀大航殺人其聲動天玄大懼乙卯建威將

軍劉裕帥劉毅何無忌孟昶檀憑之等起義兵於丹

徒丙辰斬徐州刺史相脩于京口 脩字志祖溫弟沖

子也尚簡武昌公主及古纂用為鎮西將軍徐

州刺史以劉裕為中軍各軍裕起義斬之梟首立以

京口一守一不悅召左右議或勸坐逸待勞使其穴行

二百里卒遇大衆下劔之相讓等子古學乃遣將吳甫

之進拒使皇甫敷以精兵三千繼之敗劉裕前軍殺

檀憑之 憑之字慶子高平人少有志之聞門羅睦

為世所稱從兄子韶昆弟五人皆幼弱而孤憑之理

養若己所生與劉裕州閭之舊以當遠將軍敷與裕

同東征情好日甚密義旗建憑之有私艱墨線而赴

以建武將軍為前鋒而陷於羅落橋劉裕聞憑之陷

急馳進戊午大破吳甫之於江乘而遇皇甫敷於羅

落橋憑之既死裕獨倚大樹敷縱兵圍之前問曰你

欲何死裕怒叱之數人馬皆仆裕遂斬敷

某二十國春秋
六皇用人馬說

劉仲謂裕曰君有天分願以子孫相屬裕報敷而善待其子孫初義兵舉也劉裕嘗與何無忌魏詠之同會檀憑之舍時相者留陵韋叟遍相諸公皆吉而曰憑之曰有急兵厄其候不過三日且孫

皆沒大懼使相譙次陵口卜籤之次覆舟山多張旗

熾己未裕率眾乘勝進破因北風放火煙塵翳天玄

眾大潰輕舟南走庾申劉裕入京師錄東府置留臺

具百官以司徒王謐領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裕都督

楊徐等州諸軍事鎮軍將軍徐州刺史餘並假進軍

號壬戌焚相温神主于宣陽門辛未相公至尋陽逼

帝西上丙戌密詔以幽逼於上萬機虛曠今武陵王

遵依舊典永制居東宮摠百揆加王侍中乃大赦謀

反已下惟福立一祖不宥劉毅於眾問王謐曰聖綏

何在謐大懼奔曲阿劉裕使孟昶追宥令復位夏四

月武陵王遵稱制行天子事庾寅帝至江陵庾戌輔

國將軍何無忌振武將軍劉道規等進軍躡玄後追

破玄將庾稚何濬之於溢口玄復逼帝東下五月癸

酉冠軍將軍劉毅大破玄於崢嶸洲己卯帝又幸江

陵躬仲文自巴陵奉二后來歸辛巳荊州別駕王康

產南郡太守王騰之奉帝居于南郡壬午益州都護

馮遷斬柏玄於貊盤洲玄字劭道一名靈寶温之

孽子也其母馬氏嘗與同輩夜坐月下流星墜銅盆

水中如二寸火珠罔然明淨競以瓢攝取馬氏得而吞之遂有娠生玄及產夜光照室者奇之故小名靈寶妣媪每抱詣温輒易人而後至去其重兼常見温甚愛異之臨終年尚幼弟冲命以為嗣襲爵封南郡公及長形兒瓌奇風神踈朗博綜文武常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衆憚之年二十三始拜太守鬱鬱不得志嘗登高望震澤歎曰父為九州伯兒為五湖長遂棄官歸國時議請温有不臣之迹故折玄弟兄而為素官玄自以元勳之門而負謗於世乃上疏自理寢不報在荆楚積年優游無事及王國寶用權內外騷動玄因說荆州殷仲堪舉兵與王恭同斥朝政朝廷乃殺國寶以謝乃罷兵時會稽王道子秉政以玄為廣州刺史隆安初王恭又起兵討江州刺史王愉仲堪給玄兵五千人以應恭尋詔玄為江州刺史玄始得志襲破江陵殺仲堪於冠軍城遂收羅荆雍廣樹腹心兵馬日盛屢上疏求討孫恩朝廷知其志乃內外為備玄遂舉兵下破王師頻矯詔自改進爵位殺害朝權而擁彊兵出鎮姑孰本無資力好為大言乃詐表請平姚興又諷朝廷作詔不許衆切笑之謀欲篡奪以為代謝之際宜有符瑞遂偽士江州甘露降王成基家竹上又以歷代咸有肥遁之士而已世獨無乃徇皇甫謐六世孫希之為著作郎而密令讓

給其乘輿器用兵刃劔仲文自後至望見玄備帝者之儀歎息曰敬道敗中復振故可也玄挾帝西上至江陵更署置百官以奔敗之後嚴肅法令劉裕使劉道規何無忌等追玄破郭昶之於桑落洲尋令鄱陽太守徐放下說解義軍放對曰劉裕爲唱義主劉毅兄爲陛下所誅並不可說也玄率舟艦將出而劉毅與道規等破之玄衆大潰僅得走追船時益州刺史毛璩弟子脩之爲玄屯騎校尉誘玄入蜀玄從之至枚回璩叅軍賈恬與毛祐等迎擊之矢若雨有箭子昇輒拔去之馮遷抽刀而前玄曰何人敢殺天子遷曰欲殺天子之賊爾遂斬之時年三十六子昇曰我是豫章王諸軍莫見殺遂送江陵斬於市初安帝元興中衡陽有鷓鴣化爲雄八十日而冠萎及玄建國於楚衡陽屬焉自篡至敗凡八旬矣時又有董謠云長竿巷巷長竿今年殺郎君明年斬諸相黎等傳玄首梟於大桁卞軌之字敬祖濟陰宛句人也識悟聰敏相立爲江州刺史軌之爲長史委以心膂玄將篡位軌之爲侍中其禪詔文皆軌之辭也後進尚書僕射立平斬於江陵癸巳乘輿反正于江陵甲申詔曰茲况篡逆自古有之朕不能式遏杜漸以至播越賴鎮軍將軍裕英略奮發忠勇絕世冠軍將軍毅等誠心宿著協同嘉謀義旗旣振士庶効節社稷再安四

海齊慶其大赦天下凡諸遇脅一無所問戊寅奉神
主入于太廟閏月己丑相玄楊武將軍栢振又陷江
陵劉毅何無忌退守尋陽帝復蒙塵于賊營秋七月
戊申永安皇后何氏崩八月癸酉柩葬穆章皇后于
永平陵 后諱法倪廬江潛人也父準后無子哀帝
立稱穆皇后居永安宮相玄篡位移居入司徒府路
經太廟后停輿慟哭玄聞怒曰天下禪代常理何預
婦人之事乃降為零陵縣君與帝西上劉裕平相玄
迎后還屬戎革之後與百姓同其豐儉年六十六崩
在位凡四十八年 準字幼道高尚寡欲州府交辟
不起時兄充勸令仕準曰第五之名何減驃騎準兄
弟中第五故有此言充居宰輔散帶衡門不及人事
年四十七卒升平初追贈金紫光祿大夫封晉興縣
侯子恢以父志表諱不受冬十月盧循寇陷廣州執
刺史吳隱之而表朝廷以隱之黨附相玄宜加顯戮
詔不許

四年春正月帝在江陵南陽太守魯宗之起義兵襲
破襄陽進逼江陵栢振以帝次于江津辛卯宗之破
振將溫楷于祚溪進次紀南為振所敗栢振復襲江
陵荊州刺史司馬休奔于襄陽建威將軍劉懷肅等
討振戰于沙橋振中流矢廣武將軍唐興臨陣斬振
振字道全奮威將軍一口虔子少果銳無行玄篡以為

江夏相揚武將軍及立敗挾帝上江陵振率兵隨之
立死後遂逼帝於行在諸相從之將欲肆逆相謙止
之乃命進辭以楚祚不終百姓之心復歸於晉謹奉
璽綬以瑯琊王德文領徐州刺史振自為都督八州
諸軍事鎮西將軍荊州刺史多選腹心為帝左右以
帝居江陵遂為互舉哀立喪庭偽謚武悼皇帝既而
歎曰公昔不早用我故見此敗若使公在我為前鋒
天下不足定今獨作此安歸乎遂肆意酒色多所殘
害尋而魯宗之劉懷肅等破振軍於沙橋振時醉見
殺於陣何澹之相謙等走投姚興 謙字劼祖溫弟
冲次子詳正有器望相立用事累遷侍中衛將軍開

府錄尚書事與下軌之拒義軍於蔣山敗隨立之江

陵及相振作亂逼帝謙每保護乘輿及振敗謙奔後

秦秦晉書後魏繼反據蜀遣使稱藩於姚興聞相謙在秦請謙共順流東討劉

裕興問謙謙因言臣門素著恩荆楚今與繼東下百姓必駭動興曰水小不

容大舟若縱才力足以濟事亦不假君為鱗羽宜自求多福謙因請行遣謙至蜀人

至江陵人庶投者二萬為丁酉乘輿反正與瑯琊王德文幸

劉道規舟戊戌詔曰逆臣相立乘輿肆亂誣罔天人

寡據極位幸天祚社稷義旗載捷狡徒沮潰朕獲反

正斯寔宗廟之靈勤王之勲豈朕一人獨享斯祐恩

與億兆幸茲更始其大赦天下改元為義熙元年唯

立振一祖不在原例其賜百姓爵二級鰥寡孤獨穀

人五斛二月丁巳留臺備法駕乘輿迎帝於江陵是

月益州刺史毛璩使將軍譙縱侯暉等討時延祖於白帝城暉等因梁州兵不樂東征遂謀衆立縱爲主以叛還攻璩弟於涪剋之進破城都王三月甲午帝至自江陵百官望拜于新亭乙未群臣詣闕請罪詔慰曰此非諸卿之過也庚子詔曰朕以寡昧遭家不造逆臣柏玄乘釁縱慝窮兇恣虐滔天泯夏誣罔人神肆其篡亂祖宗之基旣湮七廟之饗斯殄若墜淵谷未足斯譬皇庶有晉固縱英輔鎮軍將軍青徐二州刺史裕忠誠天發神武命世義聲一唱二溟波卷英風振路宸居清翳冠軍將軍毅輔國將軍無忌振武將軍道規舟旗遙邁而元兇傳首迴戈疊揮則荆漢霧廓俾宣元之祚永固於嵩岱而宗庸命德聖哲攸先鎮軍可進位侍中車騎將軍錄尚書事毅進號左將軍無忌右將軍會稽內史道規輔國將軍荊州刺史戊戌劉裕何無忌等抗表遜位詔不許加裕都督中外諸軍事夏四月戊辰劉裕旋鎮京口帝餞于東堂壬申以盧循爲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循遣使遺劉裕益智粽子裕答以續命湯五月癸未詔禁綉扇及樗蒲秋七月庚辰太白晝見於翼軫是歲涼王李暠奉表稱藩

二年夏四月無錫獻白龜冬十月論序復功進封劉裕豫章公邑萬戶劉毅南平公五千戶何無忌安城

驅遂不去有獵狗咋殺兩烏餘烏因共啄殺狗又噉其肉唯骨在

四年春正月甲辰詔劉裕爲揚州刺史自丹徒入居東府輔政庚申侍中太保武陵王遵薨 遵字茂遠元帝孫年十二龍封武陵受拜流涕相溫死後右將軍相伊造遵遵大怒曰何故通相氏左右對曰相伊與相溫踈屬無嫌也遵曰我聞人姓木邊字便欲殺之況諸相乎夏四月丙午進孟昶尚書左僕射仍領吏部尚書冬十月雷大風拔樹

五年春正月辛卯尋陽地震二月南燕慕容超寇淮北執我平陽太守劉千載濟南太守趙元三月乙亥大雪平地數尺劉裕表伐南燕甲午建牙誡嚴四月帝餞裕於西堂己巳舟師發京邑自淮入泗五月次下邳捨舟步進所向無前六月震太廟丙寅裕大破燕軍於臨朐秋七月姚興將乞伏軋歸僭稱西秦王於苑川九月戊辰後燕離班殺其主高雲雲將馮跋殺班自立爲燕王

六年春正月盧循爲始興太守徐道覆自番禺說循曰本傳嶺外豈爲子孫實以劉裕難與爲敵今頓兵燕城下未有還日以我思歸衆掩何劉如友掌耳旣剋京師挾天子誅執政改鎮守傾根本劉裕縱還無能爲也循從之二月劉裕剋南燕獲主慕容超歸斬

建康市盡平齊地三月廣州刺史盧循舉兵反過寇南康破廬陵長沙逼江州刺史何無忌死於豫章無忌東海郟人也少有大志忠亮任氣人有不稱其心者輒形於言色起家為太學博士時鎮東將軍劉牢之即其舅也在京口每有大事常與參議之元顯子彥璋封東海王以無忌為國中尉及桓玄害彥璋於市無忌慟哭而出時人義焉玄既篡逆劉毅家居京口與無忌素善焉言及興復之事無忌曰桓氏彊盛其可圖乎毅曰天下自有所歸雖彊易弱正患事主難得耳無忌曰天下草澤中非無英雄也毅曰唯有劉下邳無忌笑而不答還以告裕裕初為劉牢之參

軍與無忌相親結至是因密共圖玄遂要殺毅等同

舉義兵襲破京口

案三十國春秋義起衆令無忌作檄文無忌重燭為之其母劉牢之姊伺於屏風上見之喜曰我不如東

海呂母明矣汝能如此吾讎雪矣

玄聞劉裕及無忌等起兵甚懼其黨曰

劉裕烏合之衆勢必無成願不為慮玄曰劉裕勇冠三軍當今無敵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樛蒲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外生酷似其舅三人共舉大事何謂無成玄敗後武陵王承制以無忌為輔國將軍與劉道規追桓玄大破玄將何澹之義熙初遷都督荆江二州刺史進鎮南將軍盧循作寇使徐道覆順流而下舟艦皆重樓彊弩無忌拒之為循所敗無忌厲聲曰取我節來躬執節以苦戰遂握節而死詔贈司空

以輕銳而沒朝野痛之百又四月劉裕自廣固留左將
軍劉劭宣為青州刺史然未裕至京師甲申劉劭表
南征發自姑孰大風折木戊子衛將軍劉毅與盧循
戰于桑落洲王師敗績丙辰尚書左僕射臨汝公孟
昶懼賊盛不敵上表曰中軍北伐衆並不同贊成此
役唯目而已今狂寇乘間宗廟危逼且之罪也且請
引分以謝天下封表畢歸自殺 昶字彥遠平昌人
為相弘兗州主簿劉邁與昶不善每譖於相立昶懼
乃與劉裕等同謀起義剋日共劉毅率六十人入廣
陵城斬相弘即日以其衆過江會劉裕於京口累遷
位丹陽尹尚書左僕射及盧循寇逼何無忌劉毅相
次敗而劉裕北伐新還恐不能敵與諸葛長民議權
奉帝過江避賊劉裕不許曰今兵雖少猶可拒戰大
丈夫終不能草間求活昶策其弗剋請前死以謝朝
廷裕怒曰卿且用一戰死復何晚昶遂上表自縊而
死 案晉列女傳昶初起義謂其妻周氏曰劉邁毀我於相立便一生淪陷決
當作賊卿幸可早離絕脫得富貴相迎不晚也周氏曰此非妾所離自君
二親在堂欲建外常之謀豈婦人所敢諫事之不成當於奚官奉養大家義無
歸志昶愴然久之不言而起妻造昶還坐曰觀君舉止非謀及婦人不過欲得
財物耳指抱所生女示昶曰此兒可賣亦當不惜况貨財耶遂傾資產以給軍
事又語叔觀妻云昨夜夢殊為不佳在於赤色先不宜也有此物可悉藏之觀
妻大懼以為然所有絳贈悉欲付之周氏 已未大赦以劉裕為太尉
乃置帳中潛制軍服軍儀獲舉周有力焉

乙丑內外戒嚴詔太尉裕出屯石頭徙南岸居民渡
淮北發材板柵石頭使築柵浦築園建尉三壘以大
司馬瑯琊王德文都督宮城諸軍事屯中堂皇冠軍

將軍劉劭屯北郊輔國將軍孟懷玉屯丹陽郡建
武將軍王仲德屯越城廣武將軍劉懷默屯建陽門
六月循軍次三山先鋒度新林劉裕登石頭城而望
籌之曰賊若新亭直上須避之如迴泊蔡洲此成擒
耳循將徐道覆請於新亭焚舟而戰循曰不然我大
軍未至而孟昶自殺觀其形勢不戰而破不如按甲
蔡洲以待之初劉裕望見舩向新亭有懼色及見迴
泊蔡洲喜曰賊落吾下也使寧遠將軍索邈領鮮卑
紫虎班突騎千餘匹皆被練五色自淮南岸耀兵至
于新亭循軍聚而觀之憚於陸戰乃引艦攻石頭柵
城神弩亂發引退設伏於南岸列陣裕率毅諸葛長
民拒戰縛以大筏因風逼之大破循軍於江中循遁
走案三十國春秋時有童謠云官家養鸞化作菰蘆生不止
自成積又曰蘆菰泛泛逐水流東風吹耳起船能入石頭丙寅震太
廟鳴吻秋七月詔解嚴持水軍於東府庾申遣將軍
孫季高潛自東洛浮海取廣州甲子使河澗內史蒯
恩王仲德為前鋒追盧循劉裕自揔大軍繼之盧循
上寇荊州軍敗走尋陽冬十二月壬辰裕率諸將大
破盧循於豫章無錫人年八歲一旦暴長八尺髭鬚
蔚然三日而死

七年正月乙未劉裕還軍京師進大將軍加班劔二
十人二月壬午右將軍劉藩追斬徐道覆于始興循
走交阯 循字子先小名元龍范陽人司空從事中

郎諶之曾孫雙眸四徹瞳子四轉苦草隸書沙門惠
遠見而謂之曰君雖體涉風素而志存不軌孫恩死
後統衆入東陽劉裕討之循走泛海因奔廣州襲破
刺史吳隱之自行州事號南平將軍遣使貢獻朝廷
以新定相氏中外多虞未遑討伐因乃假盧循征虜
將軍廣州刺史義熙中劉裕伐慕容超循姊夫徐道
覆說循舉兵度嶺掩襲京邑既聞劉裕還衆懼勸循
還軍上據荆湘以割天下之半循自新亭上軍循又
不聽道覆歎曰我爲盧公所誤也事必無成使我得
遇英雄主驅馳天下不足定也及劉裕破循循單舸
走還欲保廣州而孫季高潛以浮海襲陷番禺收其

四
四十一
晉書卷一
二十八
五

家執其父母等循既度嶺聞廣州已平遂進交阯至
龍編夏四月交阯刺史杜慧度詐而敗之循勢屈知
不免先鳩其妻子及妓妾數十人而捨其樂從死者
遂自投水而死慧度取其屍斬之傳首京師梟於大航
八年春三月甲寅山陰地陷四尺有聲如雷夏五月
乞伏公府殺乞伏乾歸乾歸子熾盤誅公府僭即僞
位秋七月庚子征西大將軍劉道規卒 道規字道則
太尉裕少弟性倜儻平拓玄累以功封華容公都督
荆益江雍等六州諸軍事荊州刺史蜀譙縱使大將
軍譙道福與相譙下寇江陵江陵吏卒皆相氏義舊
咸懷異心道規乃會將吏告之曰相譙今在近畿風

聞爾等頗懷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有
去者本不相禁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開衆咸憚服莫
有去者所得飛書不視皆焚之將士大安及徐道覆
率衆二萬奄至破冢人情感禁書之恩皆無二志賊
平進征西大將軍卒時年四十四八月戊申月犯泣
星庚戌皇后王氏崩於徽音殿九月葬僖皇后于休
平陵 后諱神愛瑯琊人父獻之以太元二十一年
納爲太子妃帝即位立爲皇后后在位十五年二年
十九崩無子 獻之字子敬羲之第七子少有盛名
而高邁不羈雖閑居終日容止不怠風流爲一時之冠
嘗共兄徽之操之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唯寒暄
而已既出客問安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小者佳客問
其故安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故知之每與徽
之同在一室忽火發徽之走出不遑取履獻之神色
恬然徐呼左右扶出夜卧齋中而有偷人入室盜物
都盡獻之徐曰青氈是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群偷驚
走少工草隸書并丹青七八歲時學書父密從後掣
其筆不得歎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嘗書壁爲方丈
字義之甚以爲能時觀者日數百人相温曾使書扇
筆誤落因畫作烏駝犍牛特妙起家爲州主簿數轉
祕書丞選尚新安公主遷謝安衛將軍府長史太元中
新起太極殿欲使獻之題榜而難言之因說魏使革

仲將懸虛橙書陵雲臺額事以謂獻之獻之揣知其
首乃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有
以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逼安又問曰君書何如
家公答曰固當不如安曰外論不爾答曰人那得知
論者以義裁之草隸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獻之書骨力
遠不及父而頗有媚趣尋除建威將軍吳興太守徵
拜中書令謝安薨後議贈同異獻之上疏稱安功德
忠誠實大晉雋輔烈宗乃加殊禮獻之後遇疾家人
為上章道家法令自首過良久對曰不知餘事唯憶
與鄰家離婚耳前妻即郝曇女也卒於官安僖皇后
立贈侍中無子以兄靜之為嗣位至義興太守

經吳聞顧辟疆有名園先不相識乘平肩輿徑入時辟疆方集賓友獻之遊歷傍若無人辟疆勃然數之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士非道也失是二者不足齒之僮耳便驅出門獻之傲如也不以介意焉 乙卯太尉劉裕害右將軍兗州刺史

劉藩尚書左僕射謝混 混字叔源太保安之孫尚

書僕射琰之子少有美譽善屬文初孝武為晉陵公

主求壻謂王珣曰但如劉真長王子敬便足對曰謝

混雖不及真長不減子敬帝曰足矣未幾帝崩袁山

松欲以女妻之珣曰卿莫近禁齋

案中興書初元帝出鎮建康屬永嘉亂天下分隸公孫 混竟尚公主

玄得志嘗欲以安宅為營混曰邵伯之仁猶惠及其

崇文靜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耶玄聞慙而止後

遷中書令左僕射領選部時劉裕拜太尉既拜朝儀

寫墨每得一袍為珍膳項上一疋尤美輒將薦帝群下未嘗敢食于時呼為禁齋或去鴉炙也故珣以為謹

畢集混後來衣冠傾縱有傲慢之容裕不平乃謂曰謝僕射今日何謂傍若無人混對曰明公將隆伊周之禮方使四海開衿謝混何人而敢獨異乎乃以手披撥其衿領悉解散裕大悅之至是黨劉毅見毅

晉案

書劉裕將受禪具大閱禮謝晦謂高祖曰陛下應天受命登壇自恨不得謝益壽奉璽紱裕曰吾甚恨使後生不得見其風流益壽混小字也

庚辰

劉裕表罪劉毅包藏禍心

今上

逆南夏以藩混助亂志

肆姦宄己丑裕將討毅於江陵以參軍王鎮惡為前

驅毅字希樂彭城沛人少有大志不修家人產業

相弼在兗州辟為中軍參軍及相立篡位毅與劉裕

魏詠之等起義兵序復晉室以功拜撫軍將軍初毅

丁憂在家義旗將興遂墨經從事既而上表乞終喪

禮不許進為都督揚豫二州之淮南歷陽安豐堂邑

等五郡諸軍事初相立於南州起齋悉畫盤龍於其

上號盤龍齋毅小字盤龍至此乃居之及盧循反乘

虛而進毅將南征劉裕乃遣毅從弟藩送書往上毅

毅大怒曰我以一時之功相推耳汝便謂我不及劉

裕耶遂投書於地率軍發自姑孰為循所敗於桑落

僅而獲免深不自安劉裕使慰諭之及循平後知物

情不在已請解軍府出鎮裕表為荊州刺史既至江

陵聚兵萬餘乃告疾篤表請藩為副裕知其貳於已

故誅藩混率眾西討使王鎮惡破之毅單騎而走去

江陵北二十里自縊於牛牧寺經宿居人以告乃斬

屍於市毅性剛猛好陵傲不遜每讀史至蘭相如屈
於廉頗歎其不可能也曾於東府聚博捕大擲一判
應至數百萬時餘人並黑犢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
繞牀叫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亟此耳裕惡之因按
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為卿答既而四子俱黑其一子
旋轉未定裕勵叱之即成盧焉毅意殊不悅然素里
其面如鐵色焉既而曰亦知公不能以此見借既西
出藩因欲圖裕時丞相參軍胡藩知毅終不為下因
隨裕出江寧餞毅於堂密勸裕殺毅裕不納至是謂
藩曰前從卿言無今日之舉也幸矣以司馬休之為
平西將軍荆州刺史冬十一月乙酉裕至江陵誅郗
僧施毅黨也僧施高平人大尉僧惠曹孫少好文辭宅
於青溪每清風爽景泛舟溪中賦一曲作詩一首謝益
壽聞之曰青溪中曲復何第益甲午加裕太傅揚州
牧劔復上殿入朝不趨殿拜不名是月沮渠蒙遜僭
號河西王於姑蘇十二月以西陽太守朱齡石為建
威將軍益州刺史率南陵太守蒯恩臧喜等舟師二
萬伐蜀分荆州十郡置湘州東陽人黃氏生女不育
埋之數日於土中啗取養之遂活是歲於石頭京城
內起高樓加累入於雲霄連珠帶於積水罽者曰入漢樓
九年春二月盜開故尚書卞壺墓剖棺見屍殭須髮
蒼面白如生人兩手拳爪甲穿達手背詔給錢十萬

修復之三月丙寅太尉劉裕殺前將軍諸葛長民及弟輔國將軍黎民從弟寧朔將軍秀之於東府初裕西計劉毅也以長民監太尉府留後事長民驕縱貪侈不卹政務既聞劉毅被誅謂所親曰昔年醢彭越前年殺韓信禍其至矣因謀欲爲亂遂問劉穆之曰人間論者謂我與太尉不平其故何也穆之曰相公西征老母弱弟委之將軍何謂不平長民弟黎民輕狡好利固勸因裕未還以圖之長民猶豫未發既而歎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今日欲爲丹徒布衣豈可得也時裕深疑之駱驛繼遣輜重兼行而下前剋至日百司於道候之輒差其期既而輕舟徑進潛入東府長民驚出迎之既入坐進語素所未盡皆訟焉長民悅乃使壯士丁旡於幕後潛人拉殺之時人爲之語曰莫跋扈付丁旡黎民驍勇絕人與捕者苦戰而死 長明字長之瑯琊陽都人有文武幹用然不持行無鄉曲之譽初爲相立參軍後與劉裕謀序晉室累遷晉陽太守盧循之逼勸劉裕權移天子過江裕不從循平轉豫州刺史領淮南太守尋加前將軍

案晉書長民傳初長民富貴時多有異每卧夜中輒驚起推良與人相敵毛循之曾見問其故長民曰見一物甚黑而有分脚不分

明皆健非我無以制之又屋中柱及椽桶間悉見有蛇頭令人以刀懸斫應刃應藏隨復却出又擣衣杵相與語如人聲不可解又於壁中見巨手長七八尺

晉大數圖合斫之豁然不見未幾被誅 戊寅劉裕奏請依庾亮土斷帝從之夏

四月壬戌罷臨沂湖熟皇后脂澤田四十頃以賜貧

復讎既破州郡衆數十萬至是討破之

案晉書孫恩傳泰始

術嘗就人借得割瓜刀其主求之恭曰當即相還至嘉興有角謂

入舟中因破魚得瓜刀子其為神効往往如此子恭死恭傳其術

是歲大飢禁酒

六年春正月庚午朔大赦改元元興元年荆州刺史

相立舉兵反於江陵因孫恩亂託為勤王移檄京師

罪狀司馬元顯案曹書帝紀朝廷初密令司馬元顯

西討相立以劉牢之為先鋒立聞大懼謀保江陵

史卞軌之說於立曰公振威名於天所司馬元顯曰

尚乳臭劉牢之又失人情若以兵臨土崩之勢可

翹足待也立信遂舉兵東下詔以後將軍元顯為驃

騎大將軍征討大都督陸倕討相立丙子建牙于東

府持牙者良父乃正持黃鉞治馬四十四以鎮北將

軍劉牢之為前鋒屯于溧洲二月帝戎服餞元顯于

西池賦詩者九十八人丁巳詔燕侍中齊王柔之以

驕虞幡宣告荆江二州丁卯相立賊王師于姑孰齊

王柔之譙王尚之皆遇害三月劉牢之在溧洲與親

信密議曰相立少有雄名今仗全楚之衆懼不能前

又慮平立後功蓋天下必不為元顯所容且如何立

知牢之疑阻遣何穆來說牢之牢之自謂握彊兵才

能策略足以經綸江表既見譙王等敗遂遣使與立

交通外生何無忌與劉裕固諫不從己巳遣子劭宣

書隱之乃歷階清級解褐輔國功曹遷尚書郎出為
晉陵太守在郡清儉妻自負薪入為中書侍郎烈宗
即位欲用為黃門侍郎以隱之貌類文帝乃止轉祕
書監御史中丞居官祿賜皆頒親族冬月無被嘗澣
衣披絮勤苦同於貧下廣州近海出珍異前後刺史
多贖貨賄朝廷欲革嶺南之弊隆安中以隱之為龍
驤將軍廣州刺史未至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
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至語其親人曰不見可欲
使心不亂乃至貪泉所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傳此
水一飲直千金若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州清
操食不過菜乾魚始終不易帳下人進魚每去骨存
肉隱之覺其用意去其魚不食及盧循寇逼攻繫百
餘日因陷為循所得劉裕與循書令遣之乂方得還
裝無餘資小宅數畝地籬垣仄陋內外茅屋六間不
容妻子尋拜度支尚書太常卿以蓬為屏風不坐氈
席所得俸祿纔留身糧餘分親族貧者恒自布衣以
老請致仕許之授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錢十萬米
三百斛

案晉書初隱之為謝石主簿隱之將嫁女石知其貧素令移厨以助
其經營使使者至方見婢率大賣此外蕭然無辦後至自廣州妻劉氏
有沉香一斤隱之見遂棄官亭之十二月高句麗倭國及西南夷
水子延之亦清操官至鄱陽太守

地案圖經在今縣東南
八里闢場村名也

十年六月西秦乞伏熾盤滅南涼禿髮傉檀為左南

公秋九月丁巳日有蝕之冬城東府

案圖經今縣城東七里清溪橋東南臨淮水周

三里九十步今太宗舊弟後為會稽文孝王道子宅謝安薨道子領揚州刺史於此理事時人呼為東府至是築城以東府為名其城東北角有靈秀山和道子宅內發日趙牙所築也

十一年春正月荊州刺史司馬休之雍州刺史魚目宗

之並舉兵內向以討劉裕為名辛卯左將軍府參軍

司馬道賜害北青州刺史劉劭宣道賜自立為齊王

據廣固以應司馬休之 劭宣字萬壽鎮北將軍宰

之子少有孝行累遷宣寧朔將軍驃騎府參軍時相

立今上御名逆逼京師父宰之出鎮將謀同立劭宣苦諫不

止遂質於立及宰之反謀襲立劭宣奔南燕劉裕定

京邑手書招之劭宣馳還拜輔國參軍晉陵太守尋

卷之六

二十六

用

轉江州刺史隨討慕容超遷征虜將軍鎮北青州至

是遇殺案宋書劉劭少時曾為劭宣寧朔將軍時人皆以雄傑許之劭宣謂不然曰此子外寬而內局自伐而尚人若一旦遭遇亦當陵上

取禍耳殺聞恨之後殺為荆州刺史謂劭宣曰吾忝西任欲屈卿為長史豈有意乎劭宣大懼白高祖高祖曰但使老兄平安無慮耳庚午大

赦裕自表西伐三月大破司馬休之於江陵宗之於

襄陽初魚目宗之自負才氣常恐不為執政所容欲謀

不法乃自為讖曰魚目登日輔帝室司馬休之聞而招

焉時劉裕又使召宗之宗之怒曰劉公遇我如三歲

小兒往年殺韓彭無厭反我乃執裕使送江陵而同

舉兵夏四月劉裕追破司馬休之魯宗之等於襄陽

休之與魯軌俱奔後秦五月甲午論平蜀功封劉裕

子義隆彭城公朱齡石豐城公己酉霍山崩出銅鍾

六枚秋七月京師大水壞太廟八月以劉穆之為尚書左僕射

十二年春正月後秦姚泓使魯軌寇襄陽二月詔劉裕中外大都督加羽葆鼓吹置左右長史司馬官秋七月裕與瑯琊王德文伐後秦以冠軍檀道濟三鎮惡等為前鋒造許洛中兵參軍沈林子等以舟師通石門寧遠將軍嚴綱朱超石等開鉅野秦之屯戍皆望風奔散冬十月丙寅尅洛陽秦將姚洸降表修五陵置守備威儀已丑使兼司空高密王恢之修謁五陵十一月北涼沮渠蒙遜使上女請率河西戎旅為前驅効力

十三年春二月大軍進破秦將姚紹于潼關四月後魏遣軍十萬救秦劉裕使朱齡石敗魏將鵞青于河曲斬青裨將阿薄于六月癸亥林邑獻馴象白鸚鵡秋七月劉裕率檀道濟王鎮惡等入關別遣鎮惡舟師泝河入渭破姚泓收其羸器歸京師斬泓於建康市遷姚宗於江表

康百里內草木摧死又安晉書檀道濟破秦軍於橫門泓奔石橋

秦秋王鎮惡既破秦軍於橫門泓奔石橋

射劉穆之卒穆之字道和一名道民東莞莒人也

漢齊王肥之後世居京口好學博覽多通嘗與劉裕俱泛海忽值大風驚懼俯視船下見二白龍夾舫既而至一山山峯聳秀樹木繁密山意甚悅之及劉裕前

相立剋京城急須一主簿何無已舉穆之穆之貧素
壞布帷為袴往見裕裕曰能自屈五事濟矣從平京
邑諸大覈分皆倉卒立定並穆之所建也斟酌矯正
旬日風俗頓改及揚州刺史正謚薨時劉裕在京口
劉毅孟昶甚不欲裕入輔穆之密言於裕曰揚州根
本所係若忽假他便受制於人也劉孟諸葛等與公
同起事必不為公後勢理豈得居譙自弱裕從之由
是入輔政穆之好賓游廣布視聽朝野同異莫不必
知巨細一白於裕故裕聽察聰明皆由穆之力出征
則幕府謨策留鎮權掌後事舉動一委住之劉裕素
不閉書穆之勸令縱筆為大字一字徑尺無嫌大既
足有所包亦其名且美裕從之每紙不過四五字凡
所薦達不納不止每曰我雖不及荀令君舉善然不
舉不善性能尺牘嘗於裕坐與朱齡石共答書自旦
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答不
廢累遷太尉司馬丹陽尹諸葛長民死後事無大小
內外一決穆之及北征留府內摠朝政外供軍旅決
斷如流事無擁滯賓客輻湊求許百端遠近諮而盈
堦滿室日覽辭訟手答牋疏耳行聽受口並酬對不
相參涉悉皆贍舉裁有閑暇手自寫書尋賢篇章校
定墳籍食必方丈未嘗獨食

案穆之列傳少時家貧誣節嗜酒食
其妻江嗣女也常乞食妻家多見侮
不以爲耻其妻每禁不令往江氏後有妻會屬令勿來穆之又往食計從今橋
柳江氏兄弟戲之曰懶柳消食君及常飢何須此也其妻乃戲臨市饌爲與兄

弟以餉穆之及穆之為丹陽尹石青女家令厨人以金持貯饋穆一斛與
之卒時年五十八劉裕在長安聞之舉軍驚慌表贈司徒封南陽侯 十二

月劉裕還自長安

十四年春正月辛巳大赦青州刺史沈田子害龍驤
將軍王鎮惡于長安鎮惡北海劇人祖猛為秦符堅
相父休河東太守鎮惡以五月五日生家人以俗忌
欲令出繼疎宗猛見竒之曰此非常兒興吾門矣故
名鎮惡年未弱冠以符氏亂流寓客居荊州意略縱
橫而無弓馬性果決能斷劉裕征廣固或薦之召為
青州從事隨破盧循劉毅累以功封漢壽子將從北
征臨出謂劉穆之曰不定咸陽誓不濟江而還也入
賊力戰無不剋捷揔統軍汧渭所乘皆蒙艫小艦行
船者皆在艦內見艦汧流而進艦外不見人北土素
不解舟皆驚愕為神既至食畢棄舫登岸並眾而進
士卒爭先遂定長安撫慰百姓號令嚴肅迎劉裕於
灊上裕勞之曰成吾灊業者真卿也鎮惡曰此明公
之威諸將之力鎮惡何功之有裕笑曰卿學馮異耶
既而還軍以鎮惡本號領安西司馬佐桂陽公義真
鎮長安赫連勃勃來寇遣中軍參軍沈田子拒之不
進鎮惡曰公以十歲兒付吾等西權彊兵不進寇何
由平田子怒反相圖鎮惡出軍北地為田子所殺時
年四十六同死者兄弟七人劉裕表贈右將軍子靈
嗣夏六月以劉裕為相國進封宋公加九錫之命冬

十月赫連勃勃寇長安敗王師於青泥雍州刺史朱齡石焚長安宮殿奔于潼關勃勃追破齡石死之
齡石字伯兒沛郡人也家世為將齡石少好習武常使舅卧聽事下剪紙方寸帖舅枕自以刀子懸擲相去八九文百發百中起家為相脩參軍歸劉裕從征相立啓劉裕曰世荷相氏重恩不忍白刃向之裕義之累遷西陽太守以元帥平蜀封侯尋代義真鎮關中死時年四十弟超石同没于秦亮是月赫連勃勃僭帝位於長安十二月戊寅帝登廟于東堂明年正月度申葬於五陵鍾山之陽今縣城東北十五里不起墳帝年十五即位立二十三年年三十六謚曰安帝少不惠口不能言雖寒暑之變無以辨也凡所動止皆非己出故相立之篡以此獲全初有讖云昌明之後有二帝劉裕將欲禪代乃密使王韶之繼帝而立恭帝以應之

恭皇帝

恭皇帝諱德文安帝母弟也初封瑯琊王歷中軍將軍領司徒錄尚書事相立執政進太宰侍中袞冕之服立篡位以帝為石陽縣公與安帝俱之尋陽立敗西奔脅上江陵及相振陷江陵躍馬奮戈直到階下瞋目謂帝曰臣門戶何負國家而屠滅若是帝乃下牀為振曰此言豈我兄弟意也振乃下拜復為瑯琊

瑯琊王領大司馬劉裕代

上疏請率所蒞啓

行戎路修敬山陵朝廷許之乃與劉裕俱發有司以
即戎不得奉辭陵廟又上疏曰臣推轂聞外將革寒
暑不獲展情延遂私心罔極伏願天慈特垂聽許使
臣微誠粗申即路無所恨也十四年歸京師冬十一
月戊寅安帝崩劉裕矯稱遺詔曰惟我有晉誕膺明
命業隆九有光宅四海朕以不德屬當多難幸賴宰
輔拯茲六合方憑阿衡惟新洪業而違疾大漸將遂
不與仰惟祖宗靈命親賢是荷咨爾大司馬瑯琊王
體自先皇明德光懋屬惟儲貳衆望攸集其君臨晉
邦奉條宗祀是日即皇帝位改元爲元熙元年

元年春正月壬辰朔以山陵未厝不朝會癸巳立妃
褚氏爲皇后 后諱靈媛河南陽翟人義興太守爽
之女生海鹽富陽二公主甲午徵劉裕還朝戊戌有
星孛于太微西藩夏五月丙戌秋八月進劉裕爲宋
王移鎮壽陽九月裕自解揚州牧冬十二月巳卯太
史奏黑龍四見于東方是歲建安人陽道無頭正平
本下作女人形體是歲省揚州府禁防參軍移秣陵縣
於其地在宮城南八里一百步小長干巷

案地志在今瓦官寺東北百餘

步西出是

二年夏四月詔徵宋王入輔加殊禮六月壬戌劉裕
至京師傅亮承裕密旨諷帝禪位草詔以請帝書之

帝欣然謂左右曰栢玄之時天命已去重為劉公所
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乃書赤紙為詔甲
子帝遜位于瑯琊弟祕書監徐廣獨哀感涕泗交流
謝晦見之謂曰徐公將無小過乎廣收淚而言曰君
為宋朝佐命吾乃晉室遺老憂喜之事固不同時乃
歔歔因辭衰老乞歸桑梓 廣字野民東莞姑幕人
侍中邀之弟也世好學至廣尤為精純百家數術無
不研覽起家為祕書郎遷中軍長史大將軍文學祭
酒義熙初奉詔撰車服儀注轉負外散騎常侍領著
作撰國史經一十二年勒成晉紀四十六卷遷祕書
監封樂城侯初栢玄之篡安帝出宮廣既陪列悲慟
左右及宋受禪不勝哀感遂去職卒於家時年七十
四秋七月宋封帝為零陵王居于秣陵行晉正朔車
騎服色一如舊典有其文而不備其禮降后褚氏為
零陵王妃帝自是之後深慮禍及褚后常在帝側飲
食所資皆出褚后故宋人莫得伺其隙永初二年九
月丁丑裕使后兄叔度請后有間兵人踰墻入弑帝
于內房帝年三十四即位立二年年三十六見弑謚恭
帝葬於沖平陵在蔣山之陽安帝同處帝幼時性頗忍
急自在藩國曾令善射者射馬為戲既而有人云馬
者國性而自殺之不
帝亦悟之其後深信浮
圖道鑄貨千萬造工
親於瓦官寺迎之步行

十許里安帝既不惠帝每侍左古消息溫涼寢食之
節以恭謹聞於時初王子年著識去帝諱昌明運當
極時申一期延其息諸馬渡江百年中當值郊金折
其鋒至是果為劉氏所代自東晉子孫相承四代十
一帝起戊寅終於己未凡一百二年並都臺城之建
康宮始元帝初過江稱晉王置宗廟使郭璞筮之云
享二百年自元帝稱晉王元年丁丑歲至禪宋之年
庚申歲實一百四年而丁丑歲終於西晉庚申終入
于宋年唯一百二年郭言二百蓋係其言爾初秦望
氣者去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然秦皇東遊以厭
之輒北山改為秣陵及漢權樂號自謂當之孫盛以
為始皇逮于孫氏四百二十七年晉其曆數猶為秦
也及元皇之過江也乃五百二十六年真人之應其
在此矣

案東晉元帝即位太興元年至唐至德元年
合四百四十年

建康實錄卷第十



